小學考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二十四卷

鄭氏杓衍極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何喬遠閩書曰杓字子經羅原人泰定中官南安縣教諭與陳旅爲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紀載三篇周瑛序曰衍極五篇元延祐中莆田鄭子經氏所著至治中同邑劉能靜氏所註釋其書雜考古今書法而求其所謂中者泰定初龍溪知縣趙敬叔嘗梓行

于其邑中矣今刻本已不可見江西吳聘君與弼得鈔本令門生饒煜輩錄之譌謬頗多上饒婁克貞學于聘君之門初請弗與固請乃得之成化辛卯婁君游南京與予論古人問學不輕授受談及張長史授顏魯公鍾書十二法因出以示予予觀未終服輒收去時行人司副周近仁方購異書予以告近仁近仁因請以歸期以達旦季復周君因解釋原帙羣手鈔錄中間轉益訛謬此本就周君得之其卷帙仍舊但後序并附錄移置卷末此其少異耳始予年四十乃學書苦無師承所及見者姜氏夔書譜李氏溥光書法趙氏撝謙學範關氏九成書史會要及翰苑菁華

諸書然反覆推尋未得要領意者羲獻微論或藏山陰會稽諸故家而博學舊識或有能誦其法于千載之下者往往訪而未得詎意正言奇論出自故鄉而他郡博識顧先得之此予竊不足于克貞之獨善而有感于近仁之多能使予得以出于經塗之迷也

夔堅垂刻衍極序曰沈行叔年甫踰冠而富有六書之學其所剖析務極於微渺上溯篆籀下逮分隷有遴必收有蓄必奇嘗得元人鄭子經衍極一編有當於心將刻而公之同志猥以序見屬書凡五篇予得而論次其概焉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雜

掾何知尼父綠餙爲之比干盤銘所未見也季札墓
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諸聲意在尊
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衙較近包蒙吾不知其要
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端復采摭往籍摹擬成文設
爲問答竊比子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
譽以作俑創爲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僧懷仁高正
臣始也虞褚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
草顏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法而自臻其妙蒲陽以飛
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曾見數帖筆似勁耳結
字豈能望素奴僕之誚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
評最後天五術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際是甕刀

淼之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隸乃間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兼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事家脉自庾有瘳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宏行叔以爲世人侈言博洽而問之六書茫無所解使家有是編人知書學亦可無以淺陋譏矣然而好古之士或遂欲以篆籀之文入之今隸是猶邯胡床而還席地脱中幘而冠竹皮無乃生今反古有戾同文之化乎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自蒼頡迄元代凡古人篆籀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宜撫使齊伯亨宋而上之

作衍極堂以藏其書陶宗儀書史會要又稱其能大字兼工八分蓋究心斯藝故能析其原流如是也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闕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原流二圖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脫誤文注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善謹合兩本參校補遺正誤復還舊觀其注爲劉有定所作有定字能靜號原範莆田人其名載林承霖莆陽詩編亦見書史會要蓋亦文雅之士云

趙氏 與葦 汗策

見戴表元剡源文集

未見

戴表元諆墓志曰君諱與萁字君理奉化人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未仕所著于字書有汗策

釋八思巴　蒙古新字

見元史

未見

元史釋老傳曰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中統元年世祖郎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

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
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
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
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
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
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
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
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
亦憐眞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
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

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
省爲之塑像云
吳澄南安路帝師殿碑曰宣政院臣奏請起立巴思
八帝師寺殿玉音曰俞各省各路臣欽承惟謹中順
大夫南安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臣常山言先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翼國忠武公先臣右侍儀使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歷事先朝世篤忠貞臣被命守土爲臣之
禮敢有弗虔於是躬董其侍得兹地於郡之東購良
材集良工棟宇崇峻規模宏敞大稱明時尊尙有人
之意遣其屬縣儒學臣陳幼實走臨川俾前集賢直
學士奉議大夫臣吳澄文其碑守臣所欽者上旨也

雖老病退閑之小臣何敢以固陋辭欽惟世祖皇帝混一區夏創建法度遠近大小文武之材各適其用帝師佛教之統也翊贊皇猷爲有力焉爰自古昔聖神君臨萬邦因時制作各有不同鴻荒之世民淳事簡結繩而治之至於黃帝始命其臣蒼頡肇造書契乃有文字以紀官政以糾民慝更數十年而周之臣籀頗損益之名爲大篆又數百年而秦之臣斯再損益之名爲小篆且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遵而用之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而畧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愼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皇元國音與中土

異則尤非舊字之所可該帝師具大智慧而多技能
爲皇朝制新字字僅千餘凡人之言語苟其有音者
無不有其字蓋舊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會其意
或諧其聲大率以形爲主人以手傳而目觀者也新
字合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脣齒舌牙喉七音之母
一皆以聲爲主人以口授而耳聽者也聲音之學出
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音之學有龜茲人來至傳
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土有曰娑陀力有曰雞識有
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贍有曰俟
利篷其別有七於樂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
調於字爲喉牙舌齒脣半齒半舌之七音此佛氏遺

教聲學大原而帝師悟此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聖度如天無所不容聖鑒如日無所不照所以徇近臣之請而致隆致厚以示報也先是南安守臣教養蒙古字生一新其學舍可謂知所重矣

楊氏桓六書統

焦氏經籍志二十卷

存

元史楊桓傳曰桓字武子兗州人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遷祕書監至元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未幾壓秘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桓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

篆籀之學者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
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桓自序曰文字何爲而作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欲
濟變通備遺忘息爭端而作也聖人始則憂患天下
之變欲以禮樂政教化治於天下則以口傳口不免
有所遺忘終則憂患後世之變欲以禮樂政教遺訓
於後世則以賢傳賢而不免有所泯絕於是文字之
道興焉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可謂至矣人皆至累文
成章累章成篇然後可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不知
一文一字之間卽至道寓焉如制仁字而爲人與天
地並立之義蓋人以至仁輔相天地好生之德以成

贊化育之功而後能參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也如制義字而爲義在我之意盖人制義由巳而由人乎哉如人言爲信言必當信也成言爲誠凡言必當以行成之也如心直爲悳曰正爲是如此者不能備陳文字之始豈苟然哉後世特未察耳愚自童幼讀書旣冠卽知游心書學曉求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刻輒傚玩不置手始於禮部韻端得六書之名少長讀周禮始知學書爲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雖屢目之而趨進無門繼觀前朱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但博聞多識而巳亦不聞有所謂六書之原者又幾十年始獲見許愼說文全帙雖有六書之說

唯形聲最備其餘但千百字中一字下閒注曰此象形此會意此指事餘皆畧而不說但類集篇袠而已愚意許氏漢人生近三代宜當知之其所以引而不發者欲人存心厭飫而自求之也謀惟此意輒不自量嘗欲悉取古文篆籀之存者析爲六門冠以六書之目恒窘以生理縈以多病而未暇也至元乙酉被召至京師待詔於官舍賓客之餘日且無事始得償其宿志明年校書太史院秩滿再調秘書監丞俱清簡餘暇三年之間凡三起草而後成書以凡文字之有統而爲六書也因名之曰六書統一曰象形其别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

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意其別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虫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別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別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其別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

聲六曰假借其別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鍾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省次序小篆於其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間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悉復其故以古文大篆更相比究小篆雖出於秦非秦刱之也但周室既弱諸侯彊暴書不

同文六體變異秦統一之後盡得用史載籍之正乃删諸侯之紛雜還古文之本原少加損益而爲是書也籀文與古文既不相遠秦文與籀文間省亦微自原而流皆不出於六書之制但筆體或本大末殺首尾勻圓之異耳至鍾鼎款識之文以其古人欲刻諸金石多所省減今於其下直曰省文而已凡集文字總主於聲名者內古文重者大篆重者鍾鼎重者小篆重者譌謬別出者凡釋言計二十卷愚之荒學寔因許氏說文而得之今就說文中取所明所識者則於其下直稱爲許氏曰云云其未曉未識而未敢取者仍有說文舊書在既曰未曉未識敢妄取以自欺

乎後之君子有知識絕人盡明許氏之舊而復之斯愚之所願也

倪堅序曰鄒魯多鴻儒燕趙多奇士僕隨朝三十載獲交鄒魯燕趙士大夫非一人獨於辛泉先生楊公在秘府則有同寅之好在成均則有交承之誼故於古道之交尤深每論及所著六書則慨然歎曰世變日下文字闕六字古以變闕十六字凡三起草而成是編自守之堅信之篤天下後世之知不知不計也愚謂古者變結繩而書契皇而帝帝而王所謂龍書穗書雲書鸞書與夫科斗龜螺鍾鼎薤葉等書皆絕無聞絕無聞而僅聞者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

史籒二篆而已攷之傳記史倉之鳥篆羲農穗之變也史籒之大篆顓頊科斗之變也漢許氏亦云五帝三王改易殊體王降而霸去籍於七國焚書於孤嬴而李斯始變頡籒二篆省文而爲玉筯亦曰小篆既而戍役興獄事繁程邈又變篆爲隷以趣約易史臣謂施之徒隷故曰隷厥後愈變而愈不古古文遂絶說者以謂自倉頡至漢初書經五變古文變而大篆又變而小篆篆變而隷隷變而草始於漢初不知作者爲誰他如署書槀書楷書蓬書及懸針垂露飛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漢孝武時雖得孔壁科斗古文時人無能知者孝宣

嘗召遝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後傳之杜林孝平閒
爰禮等能言頡書徵爲小學元士雄又采禮說以續
頡而固又采雄孝和中命賈逵修理舊文愼又采史
籀斯雄之書以解逵而鍇又解愼此則頡籀之變而
屢變者也魏邯鄲淳以胥喜學斯而學之蔡邕雖采
斯喜之說爲雜形而不如淳韋誕師淳而亦不及又
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廣倉等篇皆出於晉之汲冢
而頡籀之舊又不知其幾變也君子謂篆經五變而
至漢初已非古矣魏晉而下不論也故唐李陽冰自
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爲不誣蓋籀者
頡之變斯有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輿謂斯

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於斯愚謂冰未千年而有辛泉與漢許慎如相後先其書統之與說文則相表裏其六書之序則有同而異者焉許氏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辛泉之序六書漢許氏之變也其自叙云六書之有象形會意而後有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亦猶八卦之有乾坤而後有震巽坎離艮兌其後叙又參天地之化合四時之序關盛衰之運而言之盡得古人不傳之妙於言外亦善變者也先儒謂易爲聖人通變之書愚亦謂是爲變變而作也變在彼變變在此彼彼之變變古而降爲今此之變變今而返之古愚故謂是書亦變變之書也愼之子冲

於漢建光之元上其父書父書得以不泯辛泉之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聞於朝與許之書並行於世而相傳不泯矣守義奉朝檄往浙江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泣且請曰先君子辱知於先生最厚所著六書亦先生所夙知敢告序引以信來世以爲子孫藏愚嘉其能守父學而不變又念疇昔古道之交能幾其敢以一死一生而變邪遂爲序其槩以俟後之君子先生諱桓字武子夫人孔氏孔子五十三世孫子男五人所居會城南之三里許曰達泉疏而爲辛泉因以自號云

劉泰序曰六書藝之一孔子曰游於藝游玩物適情

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物有餘而心不放矣況書爲五藝之府以其五義之明必待書成文字而後各識其所以然則書尤不可易而學之也抑書之奥不獨該夫人事之五藝雖天地萬物亦莫不該之也一曰象形天地以生物爲始物生而形各不同故隨其物之形模寫以成文所以象形爲六書之首如⊖⺆之類⊖陽精其體常盈⺆陰精其體多缺而藉日爲光此形不同而文各有取也二曰會意天地萬物之形既異其文又不一而足故模衆物變動之意以成文如从比之類取義兩人相

从爲从兩人相比爲比也三曰指事文旣成於象形會意而理不能該者則字生焉字雖有似乎人爲其實亦莫不因其自然之理也如本末之類指其木之下者爲本指其木之上者爲末也四曰轉注指事之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轉相附注以足其意如聖賢之類聖从耳从口从𡈼以其聞無不通言無不中𡈼則人在土上聖又士之大者賢从臣从貝省以其臣有守則國之大寶也五曰形聲物之形意非轉注所能盡故於形之傍附之以或文或字因聲以明之如曈曨之類从日以童龍爲聲也六曰假借其聲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該故取一字兩用以足之也如

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爲上聲除去字取善惡也借爲取舍字此其大畧至於脉絡條目備見各書小序矧又有溯原以復古正韻以建今嗚呼盛哉若統書不作隸字既變舊形則雅意自何而知耶大抵古人制作文字不徒記事而每寓教於其中也如孝爵之類孝是善事父母之名从老省子在老下老在子上承事之所謂老者安之也爵本酒器象口有盃腹有支兩手奉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斥言但指其當前所用之器言之猶今御前殿下之稱敬之至也隸字既失其本眞則此意何以明哉斯辛泉先生所以爲憂六書統所以作也先生識見高明洞微物理

六書奥妙究極精微至於一文一字用心推求注釋簡要莫不得其至當之理於古人寓教之妙發其所未發以新天下後世之耳目可謂方今之盛典也苟存心於游藝者後一觀之於世教豈謂小補哉先生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馳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重至美之意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至大丙申其子守義進於朝詔下江浙刻版有翰林直學士倪監序又有國子博士劉泰後序而桓自序爲尤詳大旨以六書統諸字故名曰統凡象形之例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

例九轉注之例十有八形聲之例十有八周禮注作諧聲此作形聲蓋從許慎說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大致因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則桓以意鈎稽自生分別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鍾鼎文次小篆其說謂文簡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備其數少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illegible]其舊蓋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紕繆亦卽在於是[illegible]共說至於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illegible]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後紛如亂絲於是一指事[illegible]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illegible]

以注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聲指意一假借也有聲義兼借有借聲不借意有借意不借聲有借諧聲兼義有借諧聲有借近聲兼義有借近聲有借諧近聲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體有非借而借轆轉迭嗇見於不可究詰蓋許愼說文爲六書之祖如作分隸行草必以篆法稱之則字各有體勢必格閡而難行如作篆書則九千字者爲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偭而改錯其支離破碎不足怪也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字變亂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於

此置之不錄則桓穿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書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存之正以廢之者玆其義矣

楊氏桓六書統溯原

焦氏經籍志十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六書統備列古文篆籀此書則專取說文所無或附見於重文者錄之六書統所載古文自寬胸臆增損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書皆說文不載之字本無篆體乃因後世增益之謌文爲之推原作篆卷一以會意起僅一十一字次指事

僅十四字合轉注爲兩卷其卷三至十二皆諧聲字獨闕象形一門名曰六書實止五也桓好講六書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說皆妄生穿鑿不足爲憑其論指事轉注尤爲乖異大抵從會意形聲之內以已見强爲分別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聲指形以意指形以聲指意之屬其轉注有從二文三文四文乃從一文一字從二文一字從一文二字之屬盡字學至元明諸人多改漢以來所傳篆書使就已見幾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導其流周伯琦揚其波猶間有可采未爲太甚至桓與魏校而橫溢旁決矯誣尤甚是固亟宜諸戒律以杜變亂之原者矣

樓氏有成學童識字

千頃堂書目

未見

吳萊譔樓君墓銘曰君諱有成字玉汝義烏人既卒予就其家求書予光亭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叙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僞學之日勝造字偏傍

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盭小學學童識字曰少涉事日踈造理日窒任私臆決顛到錯選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獘也久矣蓋今王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寻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

李氏 文仲 字鑑

于頃堂書目五卷

存

文仲自序曰倉頡仰觀天文奎星圓曲之象俯察地

理萬物之宜遂爲鳥迹蟲魚之書由是文籍生焉上古之書代莫得聞蓋世之遐雖有存者而不能論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六者制字之本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則謬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秦丞相李斯頗删籀文謂之小篆因

政令之急職務之繁小篆不足以給下邽程邈始變篆文而作隸書以趣約易後漢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集篆籀古文諸家之書質之於逵作說文解字體包古今首得六書之要其於字學處說文之先者非說文無以明處說文後者非說文無以法故後學所用取以爲則歷代諸儒精研嚴究寧免闕遺宋紹興間三衢毛晃增註禮部韻略因監頭字畫差謬斟酌古今較裁點畫辨正點俗特爲詳舉以今參之殊類玉瑕尙存指摘如衮諡之類是也衮說文从衣公聲增韻从口作衮誤諡時利切說文行之迹也从言从兮从皿增韻作謚誤謚音益笑皃夾漈鄭氏發明六體可謂備矣然俗字混殽學者罕能留心

承謬襲譌去眞愈遠六書之法遂隱經典之文益差愚不自量雅尚古典本之說文增韻參以諸家字書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因作字鑑遺諸同志以玆正體施之高文大册奏章箋表與夫經典碑碣則辭翰俱美偏旁同者不復廣出凡所未盡觸類而長所正之字隨韻收入遞互研攷

顏堯煥序曰伯英李君酷嗜古書旁搜遠紹作類韻三十卷閱十載甫脫稿用心良苦余為叙其始末未及鋟梓而伯英下世矣余懼其齎志九原其傳泯泯一日忽其猶子文仲謁余出字鑑一編謂伯父無恙時常在左右䌇閱舊書講求遺事伯父器之類韻備

矣龍內字畫有未正者伯父欲正之未及留以遺後人今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以卒伯父志予既叙類韻矣喬併及今編所由作可乎余觀歐陽公集古錄原父楊南仲所書韓城鼎銘愛其篆籀以今文古文參之喜形跋尾重致意焉信哉字學之所當深究也今予用志字編以續伯父之書昔人所謂芝蘭玉樹欲其並生於庭以其能增光先猷也以予之志爲予之書方今聖朝崇重儒道持此以往隨和在褒將有所遇矣於是乎書

千文傳序曰梅軒處士李君嘗訓其子伯英曰吾聞經典中用字類多假借非止一音凡有疑必須究諸

字書參之訓詁毋息伯英謹受教故其平日所讀經史傳記諸子百家之書遇有字同而音異者未嘗不深求博采遠引旁證必使音義瞭然而後已如是者有年手鈔成帙於是者爲一書名曰類韻示不忘先訓也至治改元甫脫稾鄉先生前進士顏公敬學爲之叙未幾而伯英殁其猶子文仲求韻內字之未正者正之爲字鑑一編復求顏先生叙之所以卒伯父之志也吁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夫人有所傳授察脈明而用藥審是以服之無疑不然則否今夫類韻之作始於梅軒翁終於伯英至文仲而大備更三世而成一書信乎其能傳遠矣梅軒之卒先子嘗爲

誌其墓伯英由儒入吏終漕府令史其兄弟子姪皆
與余游故樂爲之書
張楧序曰字學之晦久矣余每讀經典怪其音與今
四聲不協間有協者亦不多見豈古今之殊音邪抑
制韻者不能會經典之文以成書邪蓋書有六體唯
假借爲難明假借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經典始明
故凡古音與今不通者皆假借之弗明爾吳郡李君
伯英迺獨潛心於此考抉經傳撥羅子史百家之言
凡有涉於四聲必彙而次之積十年而成名曰類韻
以字爲本以音爲榦以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井
不可紊用功既已勤矣至其從子文仲又能廣李君

之未及辨正點畫刊除俗謬作爲字鑑以備一家之言余覽而嘉之然則後之觀類韻者循流尋原而音以明觀字鑑者由歧逵道而字以正其有裨於經史口口故述其作之之由而書其首

唐詠涯序曰字之爲文始於蒼頡之制作備於周官之六書頡之所制去古既遠不可得而考矣惟六書之義載在方冊尙可尋繹而諸先達之叙于前者已嘗歴言其詳何俟余贅顧惟六書之中假借爲多如漢史所載祠官祝釐是借釐爲禧也釐身從事是借釐爲勤也至於務省繇費則借繇爲徭神爵數集則借爵爲雀是皆所謂假借者後世不考古文字義往

往自出己意砭剟之砭改而從金互市之互易而爲

乎已不逃或者之譏甚至書魯爲魚寫帝爲虎而弄

麞伏獵又有大可笑者豈非不學之過邪姑蘇李君

俊英博考載籍嘗編類韻一書有識者已印其可循

子文仲又作字鑑五卷援證詳明視荆公字說何嘗

霄壤闕可知已余故表而出之

黄溍序曰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

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

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

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礲

長養之有其素故其近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

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輯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徵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蓋生之世父伯英甫嘗譔類韻以明六書假借之用而於文字之譌

謬未及有所攷正生之爲是所以備一家之學云爾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于生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朱彝尊序曰元至治間長州李世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書溯其原委緝類譔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鈔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

氏之正字遍奉爲兎園冊飲流而忘其原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張士俊跋曰字鑑一書譔自吳門李氏康熙戊子夏五月秀水朱先生過余師子林酒後出是書云此子郡人之書而予鈔得之古林曹氏者前荔軒曹公屬購字學書故攜之以來不識更有善本否俊對曰無願先生留以授俊何如先生笑曰予不過欲古書之傳耳子與荔軒何異子有志于當成之俊唯唯敬受

教并請序以傳不朽先生時年八十一

四庫全書提要曰文仲長洲人自署吳郡學生其始末則無考也文仲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集類韻二十卷以字為本音為餘義訓為枝葉自一而二并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韻內字畫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續為是書依二百六部之韻編次之辨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皆有所駁正中間加稾从禾高聲而誤作豪隙从阜从𡭴而誤作隟則斜于祿字書之失如肇肈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及以肈為俗豎字誤从立作竪徹字誤从去作𢔩析字誤从片作㭊則科五經文字之失如屯本訓難借為屯聚字而

郭忠恕以乇音迆别出乇爲乇聚字於假借之義不合則糾佩觿之失他若增韻韻會諸本則舉正之處尤多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於小學深爲有裨至若茭字變爲孳陊字變爲墮陸字變爲賸之類則以爲承譌既久難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當然深得變通之宜亦非泥古駭俗者所可比也其書久無傳本康熙中朱彝尊從古林曹氏鈔得時付長洲張士俊刊行之云

小學考卷二十二終

男 學崇 學朋 校字

小學考卷二十三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十五

許氏謙假借論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元史儒學傳曰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由平江徙金華謙數歲而孤甫能言母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立程自課雖疾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居數年盡得其奧讀四書有叢說二十卷讀詩有名物鈔八卷讀書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

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延祐初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賜謚文懿

牟氏楷九書辨疑

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曰赤城新志牟楷著

按志書疑六書之誤楷盡浙江之天台人惜未詳其始末

林氏霝龍草韻

一卷見黃仲元四如集

未見

黃仲元題漫翁林春山草韻曰歲辛巳冬十月漫翁草韻成出示黃淵天叟開卷訛然蔚然似濤擁似峭勁竇精密實妙巧盤蹙迴斡字字中度叟曰何不書急就何不作文選翁曰隨人作計恐終後人叟又試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聲答韻二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豎寫詞人墨客長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斂口呿音嘔而退又一年翁序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稿又一年翁索叟逋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之一藝也有道焉習之

童卅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趣科斗散軼易爲篆
隸草書之變迺始秦末氣之殊風土不同操平聲音亦
異切韻之學來自西北世有秦有周而字書不能少
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學不能不祖西北民
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文惟一揚雄後人
大類朦瞍然茫適萬法變草雖便急就覩篆籒猶彷
彿萬分之一前乎此識古韻惟一韓愈後人如謂啞
鐘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聲覩傍韻皆可出
入翕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可以想禽獸蟲魚草木
之羣態與雷霆風雨山雲之萬狀而意在筆前筆隨
與到於韻書猶得因翕闢清濁之異縱橫經緯之妙

別字義訓讀之名而醉後入吟吟時入睡草韻書所以作與昔曹景宗不解書又不喜問率以意造晉帖操多作摻百爲類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筆時波戈點畫豈能一如古法草韻所以作與反叟又嘗攷漢初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是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抑嘗頡爰歷博學章歟又試六體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迺皆古文奇字篆隸繆蟲又不教以草書何也或秦草未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隸韻並行恐與漢初不合翁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叟迺筆翁問答于集端耑

癸未臯月端午

按雷龍字伯雨

劉氏 縣 篆韻集鈔

見宋濂文憲集

未見

宋濂序曰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鍇苦其偏傍奥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更芟而聯貫之至台溪戴侗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

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苴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爚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虙犧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謬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

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耶李陽氷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之加經也內史之後惟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律為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復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釋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慊

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為宗今又覩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惟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耶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類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愼毋以為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為巖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薛氏延年鐘鼎篆韻

蕭𣂏見勤齋集

佚

蕭斛課文學薛君墓志曰君諱延年字壽之平湯人秦王府文學六書其所專業有小學纂圖鐘鼎篆韵傳于家

柳氏貫字系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元史黃溍傳曰溍同郡柳貫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谿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

至翰林待制與揭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浦陽人物記曰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爲蜀山父金字時聲擢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于蘭溪金履祥學文于方鳳吳思齊謝翺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春容紆于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

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改國子助教陞博士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眞贗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

柳氏貫金石竹帛遺文

十卷見元史

未見

按貫所著書亦見黃溍譔柳待制墓表

吳氏正道存古辨誤韻譜

見吳文正集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吳正道餘干人明六經許氏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澄嘗問曰楷模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冢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冢其葉直若正與直可為法則況在聖人之冢乎澄大敬之有六書原六書通正六書淵源圖澄為之序

吳澄隸書存古辨誤韻譜題辭序曰自三蒼之篇既

古僅有許氏說文解字爲文字一家之宗而其義不盡得夾漈鄭氏畧正一二未悉正也近時永嘉戴氏之書出六書之學始大備然俗書行世雖爲士者鮮究文字之本原况非士者乎夫古之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所關係豈小哉秦人苟簡之政取官府之便易而有隸隸也者隸輩所書爾未嘗以此律士甘於降爲隸而從其書士之不尙志也由漢隸今循襲已久隸不容廢而偏旁之譌謬當正就隸之中稍革譌謬而不全失蒼籀斯之意其可也番易吳正道儒宦名家志在正俗書之非嘗輯偏旁譌誤字固嘉之今又增廣其書爲辨誤韻譜此書倘行庶幾無不識字

之士矣予自少有志於斯然術業非專攻心力有不暇見有人能爲予所欲爲而不及爲者是以喜之極而爲之題辭焉

吳氏正道字體正誤 一作六書淵源字彙辨 誤一作六書淵源圖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序曰自隸興于秦而篆廢于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姸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謨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

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眞弗省弗顧惟欲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頗有肯尋斯籒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于宋宋之能者多于唐餘風猶未泯番昜吳正道承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喜之之深耶

虞集序曰番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原字旁辯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

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

吳氏正道六書原

見江西通志

未見

吳氏正道六書通正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李氏伺金 存古正字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序曰正書之變三俗書之變二正書者何黃帝時倉頡所造也後世謂之古文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歴數千年而周宣王之時變爲大篆又數百年而秦始皇之時變爲小篆古文大小篆三體畧有更改實不相遠也故於六書之義無差殊俗書者何秦時所作隸書也當是取便官府吏文而已人之情喜簡捷而厭繁難自此以後公私通行悉用隸書而古初造字之義寖泯後漢許氏叔重爲之慨况距今又千

載乎隸變而楷則惟姿媚悅目是尙豈復知有六書之義哉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何也五經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字字旣非古則其訓詁名義何從而通苟欲率天下之人而廢俗書復古篆勢固有所不可惟於世俗通行之字正其點畫之謬訛偏旁之淆亂則雖今字而不失古義昔臨邛魏公華父蓋嘗有意乎此而於字未能悉正也至元之季於金陵識先達李君仲和父精究字學所輯稽古韻深契予心後三十年其孫桓示存古正字一編又因稽古韻而約之者也凡華父所未及正者仲和父悉正之其有功於字學大矣而予之尊

其書也非特以其與己同好也仲和諱旬金朱淳祐
庚戌進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節制司屬官

陳氏瑛篆書

見吳文正集

未見

吳澄篆書序曰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
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閒亦無聞焉唐
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蓋千
年而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
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文靖公至今為人所
稱陳伯瑛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字

體整潔其可上睎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如大父行衆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别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絶伯英名瑛受朝命爲郡教授

按全蜀藝文志載是序爲趙采作采字德亮濂川人

李氏仲常篆韻

見胡祗遹紫山大全集

未見

胡祗遹篆韻序曰六藝自折衷之後去聖人千八百年禮樂射御皆廢所存者書數而已嬴秦以降政煩

文冗日趨乎苟簡大篆減而爲小篆再省而爲隷爲
楷爲行草字至於草則荒唐無法之極承訛習謬莫
知其非於此有人焉沿流討原恥同卑近舛錯正較
三代彝鼎金石遺文孔聖斷簡直升乎伏羲倉頡之
堂正定以爲成書吾於今兩浙都轉運通議李侯見
之以侯於是參前倚衡藩牆置筆踰三十年可謂苦
心豪傑之士將板本以行凡欲識字者當家置一編
學者以今溯古等而上以古視今變而下侯之[illegible]
於字學夫豈淺鮮哉

胡祗遹篆韵又序曰字畫始於鳥跡科斗再變而詳
悉爲大小二篆又變而減省爲隷又變而省易爲楷

又變而破碎爲行又變而放肆寄影爲草鳥跡科斗泯滅已久于今得見古人作字之由符許慎之說文獨賴大小二篆近今士大夫公論復是書者秦一李斯唐一李陽冰金朝黨竹溪寥寥二千載得三人焉其爲藝也何其艱哉仲常郎中讀書涖政之暇手書小篆三十餘家刻梓以傳世進道進技不務苟簡處心力學豈淺也哉異時攀駕前賢賞音者奚慮無人雖然苟無陽冰碧落一碑竟爲風雨摧剝終不爲世所重要之奇珍異寶不可以不講其主名

杜氏 本 六書通編

千頃堂書目十卷

存

元史隱逸傳曰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隱武夷山中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尤工于篆隸所著有六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

田氏篆隸偏旁正譌

見劉因靜修集

未見

劉因篆隸偏旁正譌序曰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

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書也點畫頭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慕外爲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廣有不知其姓而頗有不知其名顛到側媚惟妍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

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𡗜泰奏秦春者爲一書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爲本眞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㬉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釋氏屏岩字韻

見王柏魯齋集

未見

王柏跋曰鐘鼎彝釜槃彝尊爵之欵識罕傳於後世而籀篆寖參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

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
所趨淳厚鄧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
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
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
貽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
取妍好異戜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
見屏岩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於後

周氏伯琦說文字原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元史周伯琦傳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幼從父應極

游宦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擢翰林修譔日被顧問眷遇益隆歷官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假參知政事招諭張士誠士誠降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後歸鄱陽卒伯琦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

伯琦自序曰說文字原者說文解字本其所以然也昔在神聖繼天立極開物成務迺畫八卦造書契㠯述天地之德㠯類萬物之情繇是文字興焉獨體爲文文者依類放象也合體文字字者孳也形聲相益孳浮漫多文之所生也箸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

也書學有六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裁成輔相天地之化者皆是也故象形爲先而指事次之象形者畫成物象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上下是也人之五事曰皃言視聽思聲蘊於言意萌於思故諧聲會意又次之諧聲者㠯事物配聲齒从止𠃌从匕是也會意者比類合意兩人爲从兩火爲炎是也形也事也聲也意也合而爲文字矣未盡者則轉注㠯足其意假借㠯足其聲轉注者反側取義變形成類側山爲㠯到㞢爲帀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此六書之大旨經執之本王政之始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襍物奇怪制度禮儀世代

人事凡可㠯傳遠近而詔後世者未有不藉乎是者也古者天子學誦其名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物物格之而竟其致知之功焉故周禮保氏㠯六書教國子而孔子贊易亦明取夬之義其爲學大矣說文解字五百四十象形指事者文也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者文字之變也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肇於羲頡備於史籀約於秦斯暴君焚滅雖有八體之名講學遂絕漢興儒者各以所記者私相授受類多踳駁惟許慎氏受學賈逵稽古詩論集次是編部分類屬粲然可考或謂卽漢史所謂倉頡篇也者蓋文字之初止此五百四十而已餘字八千

八百一十又三縣於各部者胥此焉出漢制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㠯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㠯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故遷固之書字頗近古六經未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㠯便習讀今世所傳反雜俗體學者慊之烏乎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不能明理則脩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舛戾者乎是㠯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先君汝南公研精書學餘四十年嘗謂許氏之書雖經李陽冰徐鉉鍇輩訓釋猶恨牽於師傳不能正其錯僞强爲鑿說棼然無敘遂使學者昧於

本原六書大義鬱而不彰苟非更定何㠯垂世伯琦暇承有年忘失是懼緬惟畫卦造書之義參㠯歷代諸家之說質㠯家庭所聞未敢篡其全書且以文字五百四十定其次叙課述贊語以著其說複者刪之闕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譌者正之字系於文猶子之隨母也分爲十又二章㠯應十又二月之象疏六書於下於是許氏之學漸有可考不待繙其全書而思過半矣名之曰說文字原留之家塾㠯授蒙士或小學之一助云至正九年歲在癸丑仲春

又叙贊曰衞從圓方剖分元黃日月縣象著明会易人參兩儀身爲紀綱皃言視聽內思外莊動植柔剛

品彙流形開物成務器用有常窮數盡變六義括囊始一終亥厥旨寔宏圖書卦畫表裏發揚自非神聖制作孰當厥廢劉興古學昧茫編絕簡紊踵襲面牆爰釋先訓部列叙明啟蒙致格人文化成

楊士奇跋曰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温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爲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夔夔書榜是時伯温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能上所知夔曰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夔書宣文閣榜夔言臣所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温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

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

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

所著書輒附志舊聞於卷之末

周氏（伯琦）六書正譌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伯琦自叙曰程邈變省爲隸秦人責其國字獄訟滋繁籀篆盡廢漢興購求散逸尊尚古學尉律太史試學僮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吏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恐失其本也奏事下而誤書馬字者恐獲譴死（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適四不足一

（獲譴死矣其爲譴愼雖他皆如是）上言城皐令丞尉印文不同皆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東觀記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印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是時猶知考古同文而三蒼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之書咸知記誦逮許愼氏以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爲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學者始見全書焉然而隸書行之已久八分行草紛然迭出事章句者傳訓詁工詞藻者資聲韻曰趨便易本原漸失矣猶幸許氏之書猶存學者有所據依李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明其音鉉弟鍇譔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辨其舛戾而

猶淆以俗體繼是作者張有次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于許氏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穛鄭樵言許氏之書詳于象形諧聲而昧于會意假借其論至矣數家之書互有得失綱領之正鄭氏爲優會通而求之六書之義庶得其槩矣書雖具存知者蓋尠魯魚帝虎踵襲因仍未有能正其形體音義之譌者遂使古人之學不可復見伯琦垂髫讀書先君子即教以說文解字長游四方博覽精思頗知所擇乃以始一終亥五百四十正其錯簡名之曰說文字原矣思欲釐其全書有所未暇間嘗摭字書之常用而疑似者以聲類之參稽古法集而

書之推本造端定其始意訓以六義辨析古今訂别是非凡二千餘字名之曰六書正譌葢說文字原以叙制作之全而六書正譌以刋傳冩之謬也采用諸說折以已見慮傷於繁不復識别此編非古文全書也姑以備遺忘便討閲耳烏乎六書者跡也形而上者寓焉茍得其說以讀聖賢之書由藝而進于道則存乎其人矣昔子朱子論易至字義猶有恨早衰無精力整頓之歎則凡有志于古學者豈得以易而忽之哉因書于篇端以志毋忘其所能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秋九月既望

吳當後序曰古者小學以六藝爲教則六書之義人

所通習也後世宿儒碩師鮮或知之何邪俗書行世迷其文字之本原而譌繆相承歷數千秊孰能悉正之哉邃古之初倉頡有作取物之形而象之見者共識也因形而指其事合體而會其意亦不待智者可知也衍之爲轉注爲諧聲爲假借而字之義廣矣史籀始變古文謂之大篆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古濅浸異然其體猶未甚遠而其義固可攷焉隸興于秦而人情樂其簡捷流而漢晉篆灋悉廢人文幾泯矣夫文字之生所㠯傳經載道述史紀事治百官察萬民其所關繫豈小哉始皇衡石程書命邈爲隸取便官府隸者隸輩所書爾固非士所宜習也矧由是

姿媚轉而爲楷率略降而爲草則大夫眞矣奚復可究六書之義乎後漢許叔重氏爲說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義閒失之鑿唐三百年㠯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初徐騎省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其後夾祭鄭漁仲明其類例發其歸趣多所補正然亦見其大畧未能甚悉也近年永嘉戴氏父子之書行於六書之義爲詳讀者雖病其辭之繁亦可謂之成書矣翰林直學士監察御史鄱陽周公伯溫博聞明識精於辭執侍講之餘潛心古學舉筆作篆妙絕一世乃著說文字原以辨昔之鑿而補其闕又於世俗通行之字正其點畫

偏旁音義訓詁之譌使不繆於篆籀六義制作之本旨名曰六書正譌烏乎六書不明則訓詁名義不得而精矣訓詁不精則五經聖賢之言亦從而晦矣玩味二書究古文之原正俗書之失豈惟游藝者有補而同文之治深有賴焉其啟發後學亦不盛乎待制翰林爲賚屬聞公之論尊公之書而不敢忽也謹以所知者敘于左方至正十二季歲在壬辰九月

楊士奇跋曰右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南翁之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序制作之全正譌以刊傳寫之謬非

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能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
本意而不眩於俗者不爲無助

天祿琳瑯曰元本六書正譌跋書中篆法深合史籀
準繩或即伯琦所自作刊手亦頗得用筆之妙乃元
版中不可多得之本吳當字伯尙澄之孫用薦者爲
國子助教預修宋遼金三史除翰林修譔歷官中奉
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陳友諒陷江西諸郡遣人
辟之當不爲屈隱居著書以終其身並見元史

四庫全書提要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
郎明郎瑛七修類稾載其降於張士誠破後爲明太
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考徐禎卿

翦勝野聞先有此說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時使伯琦果與士誠之黨同誅濂等不容不知至翦勝野聞本出依託不足爲據瑛所言殆傳聞失實也是二書前有至正乙未國子監丞宇文公諒總序說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題至正己丑而六書正譌則無序意其佚脫也明嘉靖元年滁楊手器之重刊於浙中瓊州黃芳爲序崇禎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官中書舍人工於鐫篆有十竹齋印譜兩集此二書篆文卽所手書也昔許愼說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之序或有意或無意不盡可考徐鍇作說文繫傳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連屬

之故未免失之牽合伯琦是書又以慎之部分增甘亞吕亍屮艸片𡰪朩𣎵廿𠆦乚幺冄尢曰一十七部又改𦣻爲百改𩑋爲其改危爲𠂆改雲爲云變其字者四部刪其飛几䒑囟㐫𢎘辛豈鼓臼有丂𦱹㓞首丂冘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類相從以明輾轉孳生之義分爲一十二部如禿字說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則謂从木諧聲从禾爲謬尸字小篆一筆三折屈曲相連伯琦則謂爲傳寫之誤當从臥人之形作二筆書之與慎亦頗有異同至於以側山爲𠂤倒山爲币之類訓爲轉注則仍與會意無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書正譌以禮部韻略部分分隸諸字列小篆爲

主先注制字之義而以隸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別於下略如張有復古編之意其間如芙蓉之蓉必書爲頌枝幹之幹必書爲干多牽强而不可行且全書皆用今韻而宜字則以篆文從多諧聲移於歌韻全書皆用小篆而香字仍從古文作㿝別注小篆作香如斯之類尤未免爲例不純大抵伯琦此二書推衍說文者半參以己見者亦半瑕瑜互見通蔽相仿不及張有復古編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楊桓六書統之糅雜采葑采菲無遺下體姑從以備一解亦兼收並蓄之意存爾

朱氏謀㙔六書正譌注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謀敷字用莊明宗室封鎮國中尉工篆籀注六書正譌周史籀文行世

小學考卷二十三終

男學崇
學堈
挍字